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5



文庫 17
W3
5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六上

浚儀王應麟傳

潛邱閣氏 義門何氏

謝山金氏 樸山方氏

易田程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集證程子云韓子進學解謹嚴二字深得春秋之旨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宜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上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氏寄

010185190000

人心如此，德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何五情義先儒所未

遠○全云此亦是儒者之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魯公忘文，雖與齊為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商。

集證按呂成公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王氏蓋師其意。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程子春秋傳胡

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

專。胡安國春秋傳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

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

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

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

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曰

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

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天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

字。石林葉氏全云葉夢得著春秋三種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

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

失於更改也。以上俱係宋子之言陳氏後傳全云正齋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

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

正，蓋尊周而罪魯也。陳傅良春後傳張氏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集傳曰：周官布

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

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張洽春秋集傳沙隨程氏曰：周

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程

顯微例見 圖云春秋書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

編案四時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豈聖人特筆哉

集證 宋志程頤春秋傳一卷胡安國春秋傳三十卷又通例一卷

春秋後傳十二卷程頤春秋顯微例目一卷春秋考三十卷陳傅良

通劉絢春秋五卷 經義考張洽春秋集傳二十六卷今佚春秋

集註十一卷今存 言大圭春秋或問春秋書無冰者三桓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或云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則知春

秋所書正月者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正月之春也又曰

定元年冬十月曠靈若建亥之月不應尚有菽 熊朋來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

改元初無此意 龜山答胡康侯書 原注東坡集解亦不

集證 宋志呂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 按其書撮取羣言不自發

氏九家而持擇其精

隱元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

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集證 唐志陸淳集春秋二十卷佚又集傳春秋纂例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 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

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集證 宋志蘇軾春秋集傳十二卷今存 春秋提要侵六十始莊

鄭伐衛終哀十三年晉侵衛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太室卽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中

立庭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

石猶如此通誠明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

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

公卽立小宗伯注正義又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蓋古字

通用

集證按宣和博古圖截周毛父敦銘孟和鍾立字皆訓爲位呂與

亦訓位周邠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歲敦銘云蘇公入右敵

立中庭也邠立字仍訓爲本字非也韋宏兩許叔重皆云列中庭

之左右曰位明立字皆當作位九經古義聘禮及廟門公揖人

立于中庭立讀爲位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史記周本

紀武王既入立於社南逸周書克殷解文也按其文云王入卽位

于社陪書牛宏博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逸周書作雒解文也

按其文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官階寢明堂皆立讀爲位之證

詛楚文變輸則刺卽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

左氏渝平也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繼序

集證廣川書跋詛楚文秦世有三石一大沈湫文一巫咸文一亞

詛制又按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質直若

渝河上公玉弼本作渝傳奕本作輸亦一證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

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

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文選與楊今本無子游二字

集證按史通惑經篇引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與李善選注同又按公羊疏引孝經說

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疑後

人拘於緯書之說刪去子游二字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禮學記問五卷集證卷六上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莊七

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十修之曰星實如

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莊七年傳註劉

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禮三禮二字不可

探聖人筆削之意字質諸公羊傳疏頤合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証請其稿累易而成春秋宋文公謂一書不傳不得深

集證經義考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彥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

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按

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即晉之乘也楚語云申叔時曰敘之春

秋即楚之檮杌也公羊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即魯之春秋也左

氏昭二十八年傳有鄭書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

齊春秋皆百二十國寶書中書也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引墨子

佚篇云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史今通戎夷宿潞之屬傳著六十

寶書之名纔存其入而已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

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宋文公

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

嘗敢措一辭全云祁寬所輯和靜語錄海陵周茂振謂刑公如孫華老之言不

集證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

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

甫書請六經之音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猶難蓋

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

爛朝報之語為期公之罪亦竟甚矣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

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集證宋志魏了翁春秋要義六十卷書佚東萊講義人皆瘋癲

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

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

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

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

書尹氏卒年隱三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年宣十

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

惡於未萌必謹其微何云廷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

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

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

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

之力政焉爾春秋旨要止齋後傳因之正齋師事常州朱文公以為諸侯

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間尚有

史況一國乎朱子語錄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

○閻云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春秋之制也

集證

注海四上薛季宜春秋經解指要十四卷自序言諸侯無史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問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書錄解題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專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春秋日食三十六爾云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誤以後月作前月不應問而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問而不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

至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

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有甲乙者三十四莊十八年三月

麻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麻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麻校之又失十三

麻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麻魯麻先一日者唐一行得二

十七原注朔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

入食法說本沈括爾云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

集證六經天文編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

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晉書麻志今治新麻以考春秋

日蝕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

三十四蝕其蝕蝕經无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沈括夢溪筆

談淮南人術精於曆術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

丑凡三千二百一十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

十五眾所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

漢日食五十三閻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麻家如姜炭一行皆言之鑿鑿不

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後漢七

十二月唐九十三麻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漢律麻志載

五月二十二分月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

之二十四乃為一交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

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

文帝二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綱目書一年日再食者二十有五連月

而食者惟漢高文之史兩見閻云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

姜炭一行皆言之鑿鑿

集證左傳襄二十四年正義引劉炫說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

也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隸

以代簡紙以代練傳寫致誤失其本真也

西疇崔氏全云涪陵崔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

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

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

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

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集證宋志崔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例要二十卷

聖中器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

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彥直其人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

矣其學辨三書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夫而不悟也

按子方撰春秋本例二十卷大旨謂春秋之例以日月為本乃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上

條分縷析定為十六門每門又分著例變例二子目其例要一卷
大吉與本例相發明經解十二卷於三傳多所糾正然大抵用日
月之例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門
也趙岐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董子語見春秋繁露前序篇謂緯書起哀平開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隱五年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
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至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君不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

集證按呂氏春秋審分覽知度篇云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言禹猶若困而沈俗主乎說苑正諫篇云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新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據此射魚蓋古語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三月書王者二十有三月書王者一
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集證按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云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九十三三月書王者九十四與紀開異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

紀侯大去其國莊四年陳齊之全云字長方王信仲弟子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
若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何云國滅身亦復近理質夫名絢程門弟子

集證經義考陳長方春秋傳佚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開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中興國史志質夫春秋傳說多出於伊川書而伊川以為不盡本意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按其

書今佚胡和仲謂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質夫蓋述其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霜不殺菽何為記此

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

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韓非內儲說上

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

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

失其道蚩蚩之民罹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教化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

舜攝位而四凶服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蠚爾雅食葉蠚音特

年有蜮莊十八年有蜮

集證按蜮蝨二字古通用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大草不生又無蜮食葉曰蠚兖州謂蠚為蝨音

相近也又作蠚說文云蠚蝨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蠚蝨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蠚說曰去其蠚蝨爾雅釋蟲食苗心蠚食

唐韻作蠚蠚蝨形相近

原注爾雅蠚蝨郭璞注蝨即負蝨劉歆曰負蝨誤矣江休復雜詠唐彥猷作蝨本

山海經說蠚處淵則洞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蝨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九年有蠚莊二十九年有蠚

集證按爾雅釋蟲蠚蝨郭璞注蝨即負蝨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蝨蝨蝨以此下有草蝨負蝨故相涉而誤也然說文亦云蝨蝨

與狀如牛而白首一日而蛇尾其名曰蝨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

則天下大疫圖贊云蝨之為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蝨萬

物斯懼思爾遐逝劉原父春秋傳蕭子荆春秋辨疑皆取山海經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効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

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郎顛見後漢書本傳周云晉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公甚悅故致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董稽干

休註也早此何

休註也

休註也

休註也

休註也

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鋼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

閻云按鑄工安民季仁父

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

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程易田云畢秋帆制軍關中金石記云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為碑林今稱碑洞

集證

邵伯溫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鑄字為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黨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鑄字辭曰民

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請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至清臣揮塵錄九江碑工李仲宣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珠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宣仲宣曰小人家售貧竄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遠至節煖今日以為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袁了凡云蔡京撰元祐姦黨安民知世間有司馬相公紹興初有旨令毀公墜碑時大風走石有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墮于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公如京師

成十

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

觀之禮廢矣

何云精義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

隱元年

成風之贈王不書夫

文五年

正三綱也公

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

尊號加於賈貴人

後漢后妃傳

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

後如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

天畧篇

程子胡文定

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齊亦以為相推長也於

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宜

按張洽從劉敞說謂彼此相命以成其私

而極言其僭竊之所至朱子謂其說亦有理

愚謂齊衛胥命此似者之始其末也齊魏

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全云春秋之末撓霸局者亦齊衛也於是齊景思更朝而牽率

衛盡以伐晉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

龜違者四年災皆四非時大不敬者二

書大雩二

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書秋者七書七月者二書八月者四書九月者七書

冬者一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八年蒐紅十一年比蒲二十一年昌開再書蒐於定公

之時兵權在陪臣十四年比蒲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

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占也定元年正義通鑑漢建安二

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

速與魏太速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石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春秋

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即位可從此例以開始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耳若延康黃初之子奪春秋之罪人也至云溫公亦非奪漢與魏只是要書法一例其實與書法

何嘗不可變文通

春秋三書享文十四年昭十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慧

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

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

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今晏春秋無引見續漢天文志注則字之爲變

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昭二十六年傳○何云經不書益見彗小於孛矣

集證按續漢天文志云孛之爲言猶有所妨礙或謂之彗星出於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字星光芒短其光

四出蓬蓬孛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一丈二丈無常也

星孛東方哀十三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彗見西方六國表秦

在衛鞅入秦之前秦紀考天之示人著矣

集證通鑑綱目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劉友益

鑑是年不書彗見綱目特取而書之其旨微矣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莊七年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

僖十四年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史記周本紀成

烈王二十三年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漢書本傳

襄陵許氏曰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文十三年晉人無

信僖三十三年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二年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

邾弗克納文十四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襄十九年此

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襄三十一年通越以撓吳者

楚也定五年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

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

吾國又不監晉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元人志在盡吞天下即無入洛之師未必不觀魯而動曰果爾則雖不夾攻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况女真之讎必無不報之理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僖元年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

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僖十四年狄人衛踰年齊侯方城楚止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正而不著其城之者僖二年

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集證按左傳僖元年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是所城者即夷儀非邢之故都也吳澂幼清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說與沙隨異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

繼序按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數十處大戴記并有再為義王句管子又有三匡天子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宣辰所云糾合宗族展喜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乘車之會三史云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范甯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

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二年四國

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

主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其十三年七

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其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

車矣崔子方春秋經解繼序按洮鹹是兵車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范甯註有明文西疇考胡氏通旨曰桓公

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莊十三年北杏柯十四年鄆十五年

七年陶城濮閔元年落姑儲元年檀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盟首止七年甯母八年洮九年葵其止盟葵其十三年鹹十五年杜其十六年

淮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胡安國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

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其說不同史記本管子封禪書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斗為糾則未可概曰

不以兵車矣况九糾通用他亦無証繼序按莊子禹九維天下之川九糾亦有通用者故朱子注楚辭亦破九為糾展喜犒師之詞云

爾儀二十六年

集證宋志劉敞春秋傳十五卷又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十

論語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

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

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儲元年會檀二年會貫三年會

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

九也魏按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

其則釋文所引范甯注當有所本

李氏韶字元善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誦之辨李韶世紀引見黃氏日抄

集證揚升菴云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正義之會扶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誦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又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則害于桓公者也名盛于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符林篇又曰易無達吉何云吉疑作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精華篇開云今繁露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俞子篇攻媿爾云攻媿樓鑰號謂真得夫子心法

集證七錄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人懷接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達詁易無通

吉春秋無通義如說苑所引則仍當作達吉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後漢應劭傳原注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謂六藝文類聚亦載一事

集證漢藝文志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隋志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黃氏正崇文總目春秋決事比十卷通考春秋決事比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經義考按藝文類聚又引春秋決獄君德得慶一事

御史中丞眾議薛況之罪漢薛况傳孔季彥斷梁人之獄孔叢子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請徐偃終軍傳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

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董仲舒傳

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宏傳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張湯傳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原注論文定公曰

季養篇開三文選當作丞相史

集證漢書薛宜傳哀帝即位博士申咸毀宣不忠孝不宜復列封

明述所感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春秋之義意惡功

遂不免於誅近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

及況皆棄市北堂書鈔聽訟門引孔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

夫其子又殺之孔李彥過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李彥曰昔

文姜與弒曾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禮也且手殺重子知情

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漢書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

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

大害法至死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願

之可也湯不能誦其義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時有聘會

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顧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

里何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那

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

何也偃窮

謝服罪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耐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

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字仲

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公羊

聲姜穀梁以為成風敬議非是宋史張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集證玉海四十一中興書目劉敞說例一卷意林二卷無文權權衡

氏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耐於廟

知制誥劉敞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年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年身為不義而以賂免

取宋郟鼎桓二年納莒僕寶玉文十八年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

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昭七年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八年

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

是以有不奪不廢之戒

公如京師者成十三年朝王所者僖二十八年卿大夫如京師者僖二十

三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四年

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公如齊

道之國道焉在哉聘列國五十六

衛人立晉隱四年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

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鴉

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

未必元也竊意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稱公子

集證按鴉之奔奔序在定之方中之前其說出於延平楊時胡安國因之

書狄入衛閔二年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

焉書吳入郟定四年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

故不言楚書於越人吳哀十三年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

蓋深痛乎伯頤之人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密

集證按宋志王應麟有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卷今佚觀紀聞書猶可見其崖略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隱五年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宣十

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十二諸侯表初租禾初為賦

六國取法乎春秋

集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白帝六國表簡公七年初祖禾孝公十四年初為賦

陳同甫亮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

遷于帝正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辯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集證宋志沈葉春秋此事二十卷陳同父序之曰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此事按春秋此事即春秋屬辭也今存其書取春秋事迹相近者以類相比各為之說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昭二年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仿橫山云左傳正義周禮釋言之備矣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至云李之才先視以陸淳陸伯冲春秋欲

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

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

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

謂五霸者伯也孫明復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

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核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

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關云杜注五伯本服虔見

也五霸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秦穆晉

文齊桓楚莊

集證宋志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春秋總論一卷玉海四

陸淳而增新意又總論三卷總類例而為之斷按應劭風俗通

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趙臺卿注孟子五霸謂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

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

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顯靈

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如趙氏之

說列越王句踐而去宋襄

錫桓公命莊元葬成風文五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

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

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桓二年孔父莊十二年

而為義者勸焉二叛人書名昭五年莒年夷三十

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隱元許止昭十而孝悌行矣書仲

子隱元成風文九而綱常立矣書郟鼎桓二衛寶莊六而義利

昭九年

昭九年

辨矣書遇于清年隱四會于稷桓二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

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生物以賞私德又

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

有感于寶慶閣云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乎何云史彌遠懷懷焉春秋之法也

集證通考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真德秀編按文章正

文僅有議論敘事二類猶未成之稿也其書以言理為主故其去取與古人論文者迥異

晉陽以叛書定十年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

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

詩禮發冢者也

集證胡氏曰叛逆人臣之大惡先儒或謂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

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矣春秋之意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

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桓二以宋督弗

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襄三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邠也

曰用致夫人僖八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襄十

年六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駁吳兢史議閻云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

疆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

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

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為帝

紀孝子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

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

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

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離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上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諡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耐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

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

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密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左

有礙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紀元僅一月且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冠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僻論而以無為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

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集證郡齋讀書志唐史要論十卷皇朝孫甫之翰撰歐陽永叔司章閣待制唐鑑二十卷皇朝范祖禹撰大撰其書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其言曰此春秋公有乾侯之義又曰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

大雩桓五年至定十二年大閏桓六年大蒐昭十一年二十二年肆大嘗定十二年十四年

凡以天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

大別山川之雩原注諸侯雩上帝於季氏旅泰山矣

集證春秋尊王發微大閏大蒐謂天子用胡康侯莊四年傳云凡大閏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高閏春秋集註大蒐云者僭天子之制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周公之受皆失道也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程易田云此條與左傳說異而大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甚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偏刺天下之大夫

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論災異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晉侯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尊君政又曰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言天戒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有褒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

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又曰申之會不殊淮夷首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斥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註公羊傳曰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故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但休以為能行義為齊誅慶封與胡氏異瑞田謂何氏貶中寓褒云順楚病中國語意深微論古不為無所見而胡氏所見者大矣

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襄三而後有淇梁之盟襄十有宋之盟襄二十而後有申

之會昭四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莊十三年鄆莊十四年之會魯不至及幽

之盟莊十六年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

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蓬啓疆之召昭七年而後如楚焉則

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至三此亦未審情事之言齊襄

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丘之怨未平故勿遠耳以楚師伐齊

取穀魯僑從楚在從晉之先安知其不急於從狄申之會特畏其不至耳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言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

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

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

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六上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六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意左氏言禮多誤公羊善於識穀
 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天執論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穀梁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史通中左氏
 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春秋權衡
 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春秋經解左
 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
 以道之言也鼂說之三傳說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

穀梁或失之何云亦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春秋

傳通例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

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葉夢得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

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

甚而闕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出戶也方橫山云啖趙以後云云未景

精

集證上海四士唐志陸質集注二十卷纂例十卷序云啖氏制統

微旨二卷辨疑七卷辨疑三家得失可以啖趙之說微旨頗採

三傳舊說以問於師者斷其當否每一篇必稱淳問於師曰云云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

會災祥繼序按申縉曰妖由人興叔輿曰吉凶由人則左氏言災祥不廢人事

傳推陰陽數禍福傳洪範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

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經一卷

十年絕閣書

集證書錄解題左氏解一卷專辯左氏為六國時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閻云止令

為堯後始得立後漢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未哉漢儒

之言經也

集證隋志春秋部左氏漢初出張倉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

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

八世之後與之與京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

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文十三年

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何云以處者為劉氏為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劇論之若使為劉歆輩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昔著之高祖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僖十四年

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莊七年蓋有作俑者矣

集證按沙麓為祥見漢書元后傳恒星不見為證見瑞應經云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脇墮地即行七步文選王少頭陀寺碑文注云左傳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也為佛生之日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

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春秋序正義愚嘗攷和帝元

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

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

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天戴禮孔子之言也子張問入官篇東方曼倩史漢本傳杜

元凱春秋傳序皆用之

老泉論論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穆后始昭十五年愚按魯惠公聲子

已有諡隱元年在春秋之初謂文姜亦不從夫諡金仁山謂特諡為文也

姜成風敬嬴皆不從夫諡文姜殺於莊公時以子諡母恐未必如所云也

集證玉海五十四嘉祐六年十月禮院言雍熙中所定諡法字多

十五卷按今存老泉諡法四卷取六家諡法自周公以來記為三

者一百六十八諡三百一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諡新補者十七條

又有七法八類於舊又多所刊正蘇洵諡論婦人有諡自周景

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漢之隱者始宦宮有諡自東漢之孫

程始蠻夷有諡自東漢之莎車始魏按列女傳云黔婁之諡即

匹夫之諡也實不始於東漢穆天子傳云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

人則晉惠公聲子亦非婦人有諡之始

衆仲對羽數年隱五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

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

杜本何休公羊傳注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

必以八人為列何云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見宋書樂志劉原父謂士

無舞特牲少年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間云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

王氏所見本尚古集證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三年諸王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

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惟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

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

故必以八人為列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將歸於襄公萬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察微篇淮南人閉訓俱引作二人吳

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

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列况二人乎又按史記秦紀繆公遺

戎于女樂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則萬者

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

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此與論語八佾舞庭正

合當以服虔之說為定論又按越語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

語亦古者樂舞必用八人之證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年隱四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

矣年隱四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堯問穆天子傳亦云穆滿

傳穆天子皆生而稱諡紀事之矣也爾云顧蓋人歷引生而稱諡及晉語

邑以成爲諡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

苦成叔傲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諡蓋亦邑名

集證日知錄二十三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

教言謂帝為高祖公羊傳公子鞅與桓公言吾為子口隱矣皆此

類傳記中如國語國策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

是生時稱諡皆後人追為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傳二十成鱗言武王兄弟之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下

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八

昭二十八年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漢興以來

諸侯年表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

漢表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

諸侯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

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

阜陵贊當以成縛之言為正皇甫謐

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

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八

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

國名皆文王之子

云成縛十五人當為正

集證

左傳僖二十四年正義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

公如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

莊十年

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

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莊十年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

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

博議謂繁莫甚於中立恐未為篤論全云此有感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不利焉

僖十年觀魏受禪碑

六臣傳五代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

桓六年子之於親亦曰慈

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

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

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聞於相望之後

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文元年何云回回解有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麻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

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麻也劉恕

亥諸麻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麻劉義叟通鑑目錄用之馬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春秋分記全云程云長麻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

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集證讀書志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

王彘子號桓五王叛王孫蘇宣十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

可以訓方樸山曰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亦類此然孟子明書燕人叛

書為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朱子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寅

況天子之於臣乎全云左氏之失極多其無君臣之辨亦不止此

集證通考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著作郎東萊呂

寅明仲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為此書

晉假道於虞曰箕為不道人自顛軫伐鄭三門僖二杜氏以箕亭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因是已開五季集說卷六下

為異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異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

縣之漢天水郡之異縣也圖云按杜注異即晉之異亭最是王氏以入顛

幹者蓋異戎原注前此號公敗夫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晉自有異邑

原注異缺為

卿復與之異

集證杜注異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水經大汾水又西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

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宜十年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

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全云思則善心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酈舒晉之知伯齊之益成

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文十論

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方樸山云正

貴而能貧襄二十三年張文節全云司馬公光有焉能賤而有恥文十

劉道原思陳無已師道有焉周云富而能臣是定十三年注能執臣禮○方

而有取文十三

年音部缺語

集證東都事略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在相位重名器無豪

學如飢之者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臆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怒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或面刺安石至變色公議其得失無所隱司馬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傳堯俞孫覺薦於朝為徐州教授紹聖後除秘書省正字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楚有夏州宣十一年以夏變夷備有戎州哀十一年以夷變夏何云夏州蓋以志

豈用夏之謂乎戎州則其地或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罪備 剛曠固云我姬姓也何戎之為 問云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至云深寧特一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之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

尊殺大臣毋今本無國勞毋一作無國勞毋

專予祿士庶人今本無國勞毋一作無毋專棄妻毋

毋野粟毋禁林今本林作井行之管子大孟孺

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

略見於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

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

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

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說苑反亦五禁之意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五年韓非子曰

出亡箕鄭擊壺餐而從逃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

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

為原令外諸說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文元年穆伯議太子服云高

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晉書飾經舞禮不可以訓至云凡

困學紀聞五箋集登卷六下

集證

晉書杜預傳元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

之何待之

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

民則難慮也

燕國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窺也

晉書羊祜傳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

善養人者哉

集證

按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與羊祜語同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至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至朝

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爲近之

集證

爾雅釋天西陸昴也注云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說文云昴

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

月見東方唐風綢繆朱文公從鄭說

集證

毛傳三星參也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鄭箋

季氏有嘉樹

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

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昭一年正義原注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雪官草

集證

按魯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優游暇豫李善注引孫子兵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

胡翼之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

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下

不知命矣。襄三十一愚謂淳黨救文而不羞。唐書陸質傳由其不知命也。

集證劉敞原父曰左氏謂宋共姬女而不婦非也。如共姬之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昭二是人臣生而

諡也。荀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

蓋出於湯自云吾武甚矣爾云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白尊顯是也。○又云何肥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死賜諡是豈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槧本真寶也。○方樸山云死而賜諡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義之下宛似一時之事義門云云猶疑不可孤據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魏志是人君生而諡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昭二十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魏

志董卓傳注豈其苗裔歟。

集證魏志注引英雄記云董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諸卓白事

甯殖愧諸侯之策。襄二賈充憂諡傳其惡不可拚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集證晉書賈模傳充從子模字思範深為充所信愛充年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莊子曰子以堅白鳴。德充昌黎送東野

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楚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十庶幾

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昭四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

而過益彰史記本傳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三柄李斯曰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李斯傳愚按襄九年

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

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

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

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策周此即左氏

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

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鄒陽傳漢書作子冉文穎注

以子冉為子罕漢書鄒陽傳皆所未詳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

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

善注云未詳

集證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生公子衍字樂父生傾父澤澤生

司城子罕按唐表分喜與子罕為兩人未詳又按鄭

臧文仲廢六關文二求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

為不仁家語顏回篇王肅注荷三置之為廢猶治之為亂香之為臭古人

不去也可証用字多如此○繼序按公羊傳宣八年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

杜注之認集證按公羊宣八年傳注云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

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莫大為違

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

猶夏亂華也原注趙氏震瑛曰左氏之害豈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莫大也自

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

國學也開五卷集證卷六下

不又大夫則曰暹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所也屆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集證宋史藝文志趙震揆春秋類論四十卷佚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

至云宋統二盟皆是楚先子晉而經仍以晉先楚蓋

亦晉長於會而楚長於盟故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仍是趙孟為客可証也左氏以為先有信則安矣

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

乃長衛侯於盟

定四年

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

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

信也

謂云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大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于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皐鼬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士氏於此析猶未精○方

橫山云間按得之

集證

定四年正義賤士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其明神本其始也按正義之說自分明劉

原父曰約信命事而不殺牲曰會殺牲載書而約曰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

子弗甫何

何今本訛作有

孫魯孔正命爾為司寇

韓詩外傳八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

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夷者藏車之

所

季善選注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

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集證

按李周翰補亡詩注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皆作平道

解與左傳正義同

齊伐晉入孟門

襄二十三年

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

閻云胡渭生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

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注以為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

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

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

集證

史記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

國朝經傳子集卷之六

下

十三

承經穀水條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鄭樵云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

受其咎襄四年呂文靖全云呂中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宋史呂夷簡傳

集證呂夷簡傳明道元年二月宸妃薨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人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言也崇勳馳告太后

許之

衛公叔發襄二十九年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

孫枝蓋傳寫之誤亦云名拔或作發

集證禮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正義曰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按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或作發按按與發古通詩武王載旆說文士部引作載坡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是其證也又按後漢吳良傳注亦引作公孫枝定三年明于拔公

羊作枝是拔枝二字相混久矣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神尼弟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

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

人弱弓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

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弟子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

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集證顏氏家訓誠兵篇顏氏之先本乎鄒魯仲尼門徒升堂者七皆一闕夫爾

按據此則顏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為仲尼弟子之顏高也考史記弟子傳顏高字子驕家語弟子解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至定八年纔五十歲則左傳尊弓之顏高非仲尼弟子列傳之顏高審矣

攻媿樓鑰字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注齋引熙寧八年舊弼

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

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

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

原注見正義 攻媿之言本此 原注嘉熙庚子恩試曹闈王圖南於策亦用此

嘉熙四年庚子故

猶試國子監也

集證 通考 攻媿集一百二十卷陳氏曰參政四明樓鑰大防興隆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

異故也 釋例引見春秋序正義 隋志有春秋五十八義疏二卷

母弟二凡見宣十七年 集證 通考 春秋釋例十五卷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

諸例及他名譜第麻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

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有傳癖觀此尤信陳氏曰唐劉

賈為之序杜預春秋序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正義云釋例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虛以滅浞而立少康 義四年全云夷

商邱促篡羿又二十年始弒相靡而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凡竹書所言皆不

足信而此條較左氏為嚴以其情事當如此也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尚得為忠乎

問說非也然間亦專據左氏而誤耳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其文忠

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

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于后羿被

殺後始奔有鬲故曰會事羿注非無因○方嶺山云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 義十年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

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集證 義十八年正義 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

盛云崇讓
聲相近

讒鼎之銘繼序按廣韻冬侵二部古音相通故崇讓服氏注疾讓之鼎明

堂位所云崇鼎是也昭三年云讓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讓之地故曰

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昭三年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讓

鼎魯以其廣往齊人曰廣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

吾將聽子韓非說新序節士呂氏春秋季秋紀皆曰崇鼎二字

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集證按明堂位崇鼎鄭注云文王伐崇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則崇

饒鼎事屬之樂正子春新序呂覽作崇鼎事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隱元年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襄元年

宋人取長葛隱六年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

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集證百知錄世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

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晉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

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

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

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

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

互錯如此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號公醜奔京師而十偃對獻

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經縣老人言臣生之哉正月

甲子朔以長曆推之則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

夏正之見於傳者也又云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

謂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參用三正故經云冬傳謂

之秋也故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為冬宋以為秋矣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

今學何三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是以五經異義全云許

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

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

左氏理長以上公羊序疏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見魏志裴潛傳

注引魏略嚴幹傳

集證後漢鄭眾傳眾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使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遂于是條奏之曰臣謹據出左

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蔡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按七錄鄭永春秋難記條例九卷隋志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今俱佚魏略嚴幹字公仲善公羊春秋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經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為左邱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按嚴幹今多引作嚴幹太官北堂書鈔引魏略作太官廚

權載之全云文公德興子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桓十四年長八之丘襄九年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昭八年注

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

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

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爾云余仁山前編亦辨舜出于虞幕

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

集證昭八年正義曾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云

之報言虞舜祭幕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螭牛以前是誰名字之并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昭四年注說文龠會稽山一曰九江當

龠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說文龠下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

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漢志壽春當塗二縣皆屬九江郡蘇鶚演義謂

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

以治之唐屬宣州唐志宣州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南豫州八年州廢來屬漢之當塗乃

今濠州鍾離也今鳳陽懷遠

集證兩漢刊誤補遺按書正義娶於塗山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塗山非宣之當塗

山者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宣州當塗縣禹娶之說亦自不審蘇文忠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又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縣流入過江在於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後漢滕撫傳徐鳳萊城于當塗山荀淑傳再遷當塗長章懷注並云今宣州當塗讓也獨下邳惠王傳注謂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則知其處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定五年呂氏春秋云孔子

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孟子紀安死篇

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奕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

一則理勝二則孚勝說文玉部璠璠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璠魯之寶

玉也初學記玉類事對法原注下與說文同其卽季孫之事歟

集證王氏漢志攷說文逸論語曰玉璠之瑟瑟今其璠猛也又曰如魚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思謂問玉疑卽問玉也篆文相似槐按以問玉為問玉

秀水朱氏經義考曾及之是說實發自厚齋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

惡信子鞅之譏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

宜哉全云此為趙孟博輩殺袁鏞以降元而發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哀十五年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

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閔元年齊猶有禮僖三十年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下

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六臣文按左氏於隱公

云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

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集證按春秋書雨雪三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桓公八年十月雨

不廣一丈可知又按東坡賦五臣注選以為荒陋吝吝隨筆亦謂
李周翰注謝元暉和王融詩云王導謝安同破符堅全不知有史
策所謂小兒
強解事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商雖亦因晉註非不知與明

日**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開云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
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
博此又
一例也

集證柳宗元集晉問七首蓋效七發
以諷時君也劉長翁激賞此篇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弄澆二姚與左氏不合辨騷洪慶善名與曰離

騷用弄澆等事正與左氏合襄四年昭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洪

楚詞補註 按此
條又見卷十七

集證離騷弄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犬封狐澆身被服強圉兮縱

龍辨騷篇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嚼然混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懣沉
江弄澆二姚與左氏不合云云
魏按漢書淮南王安好書武帝
使為離騷傳且
受詔日食時上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次奔秦宜十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

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俱見說其先後

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眾方樸山云了此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

樂盈為樂達說苑善說篇一字乃樂達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王氏偶未契勘及此何云

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 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集證

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了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說苑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藥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其先後差謬若此甚眾

攷古編

繼序校程大昌作

謂歐陽公論三帝三王世次差舛

帝王世次圖序堯舜夏商

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閣云校曹魏時博士

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

集證

宋史程大昌攷古編十卷歐陽帝王世次圖序堯舜夏商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青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三代之王

何其謬哉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字為謂不可按據杜鎬字文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

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

原注見談苑全云楊文公億作

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字益取西域傳出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字大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冒臆塗竄以合詞章

原注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

關云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直本漢書此一書當更奇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

議論魯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六下

錢三書錄 解題左氏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

卷六下

九

權議二十
卷目祖謙
譔方授徒
詩所作又
左氏說三
士卷呂祖
謙譔於左
兵多所發
明西本為
文似一時
講說門人
所鈔錄者

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夷駢送賈季幣文六年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

集證 魏慶之詩人玉屑晉之詠三良詩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穎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異東坡一篇冠絕千古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二通考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博議二十五卷東萊呂祖謙伯恭撰按博議成於乾道四年乃其少作議論不及左氏傳說之密而文采斐然可誦其續說中自駁博議者二條則晚年所作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閩云按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

成臯石湣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是成臯不待鄭亡久入晉矣

集證 隱元年注制鄭邑河南成臯縣也一名虎牢今汜水縣西有隋汜水西有虎牢關城亦曰古嶺關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踰闕成風聞季友之繇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不察文姜遂使與共通於哀姜同科則誣古良臣矣襄仲雖有弑嗣君之大惡亦非在于敬嬴也全云深寧亦未嘗指為烝淫也 魏按文姜哀姜醜其帷薄之不修成風敬嬴刺其嬖妾 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桓六年 乃樸山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從名字句絕○繼序按名字可讀斷如詩履

國史也問五卷集證卷六下

帝武敏欲攸介攸止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

惡何遜疏謂石字乃名之誤謂齊惡也關引之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曲禮理道要

訣至云杜祁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

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引見後漢故晉文

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傳二十四年河云此不足憑宏詞人俗習如此

集證御覽六十一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傳二十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彧

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淮南繆非也辰嬴之事

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

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傳二十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

儒謂召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申屠蟠賢於郭泰後

集證按廣韻十六蒸應字下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

邵子曰修天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

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

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

困學紀聞五集卷之六

下

定

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引見御覽六此雖大禹之泣辜無

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閩云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

楚之興也筆路藍縷宣十年其衰也翠被豹舄昭十年國家之興衰視

其儉侈而已至云此有感於南

樂王鮒毀叔向襄二十一年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

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原注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

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

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梁丘據

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至云梁丘據果能諫於房亦何佞之有

集證隋志儒家顧子十卷晉陽州主簿顧夷撰亡唐志儒家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按隋志顧子十卷即義訓也其書已

亡於隋前

或求名而不得如何成欲以弭兵為名襄二十七年而宋之盟其名不

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傷出奔宣二年崔杼殺太史襄二十五年

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

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邠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

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方樸山云孔子還軫諸侯亦未嘗勸其君尊周室也○至云孫邠唐末拾遺吾鄉前輩也春秋無賢

臣論以見當時藩府諸臣之無心王室

集證范氏讀書志唐孫邠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揚孟之書纂錄愈為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十卷浙江志

孫邠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宋溫篋唐著春秋無賢臣論一卷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

臣之義經義考孫邠春秋無賢臣論一卷今存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年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策 秦國

集證 吳師道曰大事記謂子楚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

然並見昭二十三年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唯

陽責尹子奇閻云尹子奇倭通鑑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關云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

含欲為之錄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集證 通鑑天寶十五載合狐潮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史雷萬春傳合狐潮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

君之令嚴矣下截去其如天道何句及巡答語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宣十二年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

乎宣十五年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昭六年王魏公且之於寇萊公準曰不

可學他不是

集證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錄云王魏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鉤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同用

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何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哀八年斯言也蓋有聞

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全云斯言也為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一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

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荀子儒效篇

末流極於李斯全云斯言也為元之賤儒言之

集證 按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對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其言善矣其論法後王曰後

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云云其徒李斯相秦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然則

焚書坑儒之禍法後王之言實啓之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劫吳定四年韓亡矣

借漢兵以滅秦留侯傳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為之

謀以滅吳源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

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

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

房之志則仲矣我思古人唯漢讀焉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蜀志諸葛亮傳若梁之王琳南史王琳傳唐之張承業

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

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

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

以勸忠也

集證南史王琳傳琳字子衍破胡戰敗琳單馬至彭城陳將吳明徹攻殺之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琳輕躬殉主以身許

國而天脈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遺葭引之肯云云

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為河東監軍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莊宗即位承業諫曰大王父子與

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再家國之誓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寇未滅而遺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

諸將之所欲也承業復諫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歸太原不食而卒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

贏糧潛行上岬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前云鶴圖後作雀疑善本字

之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人口秦遂出車車乘

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全云楚無濁水疑是馮水字相近而訛大敗之楚策楚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

錢云子謂房者楚之謬冒者中

國朝通志卷之六

之譌即古
支申字勃
蘇與包胥
醫相近

之裔楚之同姓歟

吳師道楚策注楚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
槐按服虔云楚大夫王孫包胥係以王孫其為

可知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

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歷沙石蹙達膝曾爾重胫七日

七夜至於秦庭鶴時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淮南修務訓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

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吳師道云左傳
柏舉之戰司馬

沈尹戍傷而死句卑判而襄之司馬
戍即大心也鮑氏謂傳不書蓋失考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

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

歟

集證吳越春秋閻閭內傳申包胥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
賦無衣之詩按此與左傳國策略同惟
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

邾文公之知命

文十年楚昭王之知大道哀六年惠王之知志哀十年其

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禪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不子

產謂焉知天道昭十七年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

旱如昭子之言昭二十年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
子語

法言五
百篇

集證容齋隨筆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災惑為之退舍邾文
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鉏麇之於趙宣子宣二年沐謙之於司馬楚之後魏書司
馬楚之傳誠敬之感人

至矣商君載甲操戟史記商
君傳李林甫重關復壁唐書姦
臣傳不亦愚

乎何云如費諱
者又可戒也

集證後魏司馬楚之傳劉裕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
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
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為裕所
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為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

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史記商君傳趙良謂商君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駭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唐書姦臣傳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人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

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繼序校職亦司天之官又校列國不能備官一人嘗兼數事則史官兼災祥無定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信十有雲災日楚昭以問周

太史哀六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

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

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

蔣繼周言氏者邱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

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開云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

改後枋臣開云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開云景定五年宮

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開云咸淳八年明年失

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

輒所以哭日食也開云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

集證宋史李燾傳燾字仁父淳熙中奏日食地震皆陰盛王敵國小人不可不慮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

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比他食為重蔣繼周傳繼周字世修歷官實錄院檢討官改祕書丞會熒惑犯氏因對言驛傳宜備非常進奏院果災上曰繼周博學善論事乃自闕班簿除將作少監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信二十楚靈王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昭十

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淮南詮言訓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五年襄仲

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二年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年

三有大叔儀有母弟鱗衛獻所以入也襄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

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四年曰子無謂秦無

人文十三年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

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

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

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

此皆以人為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道謝安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文七年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

君惡甚矣安定先生胡翼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

大矣

宗人豐夏之守禮哀二十四年聖人遺化也閻云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婕妤為后

後世犯葵止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漢書魏之棧潛魏志后我

朝之鄒浩宋史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集證漢書劉輔傳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諫論為鬼薪

夫差之報越昭二十二年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

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

皆得明目當世晉書慕容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全云此為天水諸宗子言之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周云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太宮負雞次之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

而老聃之禮衰弘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梅壽衡之徒言之及王子朝以典

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朝以前人魏按左史倚相見昭十一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在昭

二十四年相距才十四年想猶及見之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

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

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宣十二年彙武子之言晉君類能而

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襄九年子襄之言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

後宣十一年晉自蕭魚之後襄十一年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恆之年哀十四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

不從然後託之空言周云馬公驢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若陳恆弑其君王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哀十五年注至云然則深寧之拜疏出與會淵子輩同科當改正關豈得已哉宋史不知本末書之曰逖使

何為莫出仲尼弟子傳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隱元年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

年昭元年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魯作裝按說文古手文容或似之

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隱元年正義周云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未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集證三十六國春秋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梁書武紀帝有文

在右手曰武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一篇注趙相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

虞卿

下

天

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引見左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

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止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

詩是為傳詩漢書元上傳浮止伯孫卿門人釋文序經典序錄

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釋文序錄

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

效篇又以五十矢為束本荀子議兵篇皆與荀子同至云張蒼本傳言蒼

無所不通恐或過情然要其多學可知且賈太傳出其門則亦偉矣○又云尚有高

賢如穆生又拾鐵論有苞邱子尤高繼序校也邱子即浮止伯

集證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

五十个毛詩古義按卷耳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子解蔽篇

引此詩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武周行行葦傳云

天子敦弓敦與彫古今字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

義以天子彫弓為事不經見非也毛公卷耳行葦傳蓋用其師說

即系曰公之德之共也侈惡之人也莊二十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

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

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年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成十年

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漢書汲

全云以為戇猶朱游為狂朱雲晉士習於曠達而以下望之為鄙

可且以為枝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蓋傳

集證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意也朱

壺字望之阮孚每謂之曰荆恒無閑泰常如舍瓦石不亦勞

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襄十四會于夷

儀而不討崔杼襄二十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昭三十君臣

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犬者天

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犬者天

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僖五年芊尹無宇之斷旌昭七年其讎一也方樸山云晉文聞披言亦

執人於官而楚靈赦之昭七年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

赦季布漢書季布傳魏武帝之免梁鵠魏志吳景帝之遣李衡吳志

皆有君人之量

集證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

如朱家指上乃赦布魏志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師宜官

善書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

在秘書以勤書自效吳志孫休傳權薨休弟亮承統徙休於丹

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徙會稽郡及即位詔曰丹陽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宣十二年士彌牟曰晉之從政

者新謂范鞅也定元年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何

新謂任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也○荀云謂林父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襄二十

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

獨不見人筮乎

劉炫謂國語非正明作襄二十六年正義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

事而一文不同方樸山云左傳哀元年載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惟子西曰二三

子血不相睦無患吳矣於楚語則以懼吳為子西語以無患吳為藍尹靈之言此

亦互異之一○繼序核傳言鄢陵之敗晉語作苗芴皇與左傳同楚語異又按晉

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十月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

二月又按棠棣詩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則云周文公葉少蘊云古有左氏

左正氏太史公稱左正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

困學紀聞五等集證卷六下

語為左丘氏

方樸山云太史公不云左丘氏。○繼序按單稱左氏者，則不得或諱孔子之名。○又按漢志有公羊外傳，穀梁外傳。

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

原注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按陸淳亦

云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非一人所為。

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宋文公謂左氏乃左

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

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方樸山云楚左史之後何為傳魯史亦能

辨厥由來如所云晉於是乎有董史者。乎此言非出文公必以為齊東野語矣。

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

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爾云被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

抑楚是也。溫公之說李仁父從之。

集證

論衡案書篇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經義考史公報任少卿書左邱失

明厥有國語應邵風俗通邱姓。晉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

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按王充孔晁劉知幾諸人以左氏既

傳春秋又作國語司馬公李仁父以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然皆謂左氏左邱明為一人也。竹垞之說近是。

藏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

玉磬之說非也

按容齋書博古圖周雲甫磬但據左傳失考國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

陽貫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趙祖孫皆以義烈

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集證

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其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

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

史為輔氏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

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一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韓非十過篇知過即智果也全云通鑑以此事屬郟疵。二說之先

後不同

集證從古今人表知趙繫於趙襄子之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原注騷離也離畔也伍舉

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

合方樸山云楚語註正

集證陽維傳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

想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

按楚語王孫圉王孫圉見左傳定五年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

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

武之子皆誤

集證宋志明宏皇王大紀八十卷按景王二年當晉平公之十

年亦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成十五年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

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國之子

左傳謂之國參

集證按左傳魯公子疆或云字子臧子臧孫達公子尾字施父子

氏者又按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脩辭扞鄭舊唐書高宗本紀

顯慶二年遣使祭鄭大夫國僑徐彥伯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

鄭語依喙歷莘方樸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

云言克號鄭則此八邑皆可也下又云若前莘後河左洛右濟注云莘莘國也

按此上下註語則兩莘字明是兩地一為邑一為國不得合并且其注莘字係於

前莘後河條下而又云莘莘國也與鄭氏所引亦不同鄭史記鄭世家注莘

氏改竄章註割截國語以兩為一而王氏從之愚亦有疑

作華注引虞翻曰十邑謂號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

之士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

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水經注水東可以證今

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何云明道本前華後

集證按鄭氏詩譜史伯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時歷華君之士

開封府鄭州周為管叔封邑後為鄭國漢置中牟縣隋置管城縣華陽城在今鄭州南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晉語史記孔子

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犢字孔

家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

犢對簡子誤也

集證容齋四筆漢書劉向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犢大夫鳴

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

故有不同耳余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竇鳴犢犢華說苑

江端禮字季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國語東坡見之曰

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

語爲法爾云東坡續楚語論

集證唐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賈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

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按經義考虞槃之後又載曾子乾非非國語一卷

古以一句爲一言經序按闕氏謂子曰其恕乎可以一恕字爲左氏傳子太

叔九言定四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

以一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爾云按戰國策臣詩

困學紀聞五卷集卷六下

錢云元虞
繁亦有非
非國語伯
庄之弟也

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子貢問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集證按定四年正義引易說伏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
良兌消息是一字為一言其來已久論語六言六蔽老子道

德經五千言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固
已滿四十四萬言是皆以字計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昭三十杜牧注孫子曰歲為

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孫子嘉定中開云憲宗在位
十四年戊辰

日官言五福太一臨災公黃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

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

矣

子產鑄刑書昭六趙鞅蒞寅鑄刑鼎昭二十至鄧析竹刑則書於

竹簡矣定九年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

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杜周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

以從事宋博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

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襲新禮寫以二尺四

寸簡後漢曹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集證漢禮志叔孫通所撰禮儀
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哀二十七年簡云呂覽尹鐸謂趙

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陽屈於郡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
之家族何准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說

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何

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公忍辱至三公○方樸山云陸遜亦
云能忍辱負重○全云忍辱二字亦當別白杜婦之言易流於馮道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

臣此國亂也管子短語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桓十

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仲任語見論衡幸偶篇

王氏所擇精矣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

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昌黎與衛中行書亦仲任之

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襄二十七年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

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

不知事何所出年正義

集證九經古義按周禮司儀注問君曰君不恙乎云云賈疏云未

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年今俗語云一匹淮南子以數雜御覽引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憂之也言強作數算百

注雜匹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匹今本高誘注

字原注

集證呂氏春秋圖通篇天道之圖也精氣一上一下圖周復雜無

雜字下注云

或以益為阜陶之子鄭康成秦詩譜列女傳孀子生五歲而贊禹曹

大家注阜陶之子伯益也原注委實為李思訓碑云林少穎謂伯益

即伯翳其後為秦滅文仲聞六蓼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使

阜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夷堅兩而

也圖云伯益為阜陶子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

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列子湯問篇注

錢云雜从衣集聲故雜或為集

集證 刑書釋地又遺益為臯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

成而巳而集注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

時伯翳之後蘇注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藏文仲曰臯陶不祀

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燔盛日薦食上國而為上國

之祖者祀亦廢非謂臯陶盡無後也臯陶似姓羣舒皆偃姓則自

出於臯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

楚乎或曰臯陶偃姓伯翳羣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裡姓何父子同姓之有奈因悟舜五臣功

皆高德皆當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為臯陶之

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于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蓋子不可

以並父也此係經典中大節目根證章章而宋儒傳注悉略之矣

發不恤緯 昭二十四年 **齊女有禮** 成二年 **漆室女憂君** 況委質為臣者乎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齊女有禮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漆室女憂君

集證 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

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

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 光武紀建武六年 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 晉武帝

去州郡武備 晉武 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 唐肅 則不崇

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魏二十七年 何云厚齊蓋傷宋初防節

能禦也 鎮尾大之禍削其兵權卒也外患盡乘其之

集證 續漢百官志都尉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各都尉武帝又置

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按古今注建武

六年八月省都尉官 晉書武紀泰始元年置中軍將軍官二年

省右將軍官三年正月罷武衛將軍官八月罷都護將軍官四年二

月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三月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

弩將軍五年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官八年置後將軍以備

四軍唐六典注晉武帝泰始元年省領軍北軍中候中領軍將軍

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等七軍管兵 唐蕭俛傳穆宗初兩

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

一歲限一為逃死不備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逃亡無生業聚為盜

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

市人烏合戰軌
北遂復失河朔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鄉子見師昭十七年不識其先籍談取誦昭十五年

書志後論篇 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眾仲晉有胥臣原注

語鄭有行人子耳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

世本公子譜書皆本左傳何云觀漁仲此謂則世本雖亡猶不亡也全云公

子譜尚存世譜不可得但觀諸書所引亦不盡合於左傳公子譜出杜預手

集證 上海四士紹興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辨論譜說十

自注云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國譜年譜也 譜人譜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襄二十一年程子謂

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

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趙公寤生隱元年 何云周書寤生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注云言夢為紂所

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風俗通云俗說見

集證 史記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正字通

已生是少滲而生也何惡之有張爾公謂寤為選與史記生之難

合風俗通云見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亦與驚字意合

黃池之會哀十三年王孫雒曰何云何配瞻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必會

而先之見吳吳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

秋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仲春紀然則雒亦嚭之流耳

集證 按王孫雒吳語越語俱作王孫雒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雒墨

頌說苑作公孫雒越絕書吳越春秋皆作王

孫駱宋庠國語補音從史記定作王孫雒

何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閣五抄本雜作駱入於越絕書

國朝經籍志卷之六

下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

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全云穆天子傳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

集證天子傳盛姬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又云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鬻郭璞注云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為

證之盛謹戚同姓者

叔向習春秋晉語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已則

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

命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

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尤哀平耶之會其辭無禮其云矣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昭三年

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師保固如是乎全云叔向為趙文子傳言

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之任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一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

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成憲周云謹言

成憲周云謹言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

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方

山云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三年蓋左氏粗

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問云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集證惠氏棟曰論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逸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述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按如

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按如

自孔氏也

長

按如

錢云孔子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發弟子之問多引用古語克己復禮出門如賓等語非初自孔氏也

宋儒欲尊
聖人乃謂
左氏襲用
論語非其
實矣

國學新出王象集說卷六

惠氏之說則論語所引蓋古語非左氏引用論語也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稱主優

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

謂矣昭元年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昭二十年此大夫稱主也

謂云盧六以口魯語以歐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子家子曰齊里君矣昭二十九年主君大夫之稱也附云按周禮主以利得民注云主謂公卿

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全云問說附會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

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

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

魏惠王策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全云魏以主君為稱亦不必如深室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

集證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吾何言與心違禮記坊記注大夫有

臣者稱之曰主周禮曰主友之離視從父昆弟正義曰此據臣下
自稱已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沈例言之大夫有
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為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采地
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執事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
亦稱主左傳晉士句謂荀偃事吳政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
亦得曰主魯語季孫問於公文伯之母曰主者亦有以御服乎是
也

